

紫葡萄



文藝川說集

南方書店

離弦箭

張慧劍

(一)

阿L：

十七天沒有接着你的信了，當我吃完了每一頓晚飯，我的視線就不自主的注在那弧形的窗上。在這時候，從大門直種到噴水池前面的兩行冬青樹裏，不爽的熠熠透出一道水電燈的光來；我用習慣的歸納法演繹了一下，知道這便是郵差來了。立刻很惶恐很高興的推開了玻璃柵子，接過郵差遞給我的一疊信，預先抱了失望後的冷惱念頭，拿進房去一封封的看過；把主人和他大女公子的信，分別的攔開；果然這裏頭並無有我的信就有，也不是栗色信殼和那作旛形斜貼郵

花的信。

你記得嗎？我們臨別時，不是約定至少每隔三天必須通一回信的嗎？你說我們非遇了必不得已的事情，千萬不可打破這一個慣例，你要知道，這個慣例，現在已竟創始的由你打破了。我實在很當心，你遇了什麼大不得已的事情嗎？我經過十四次推斷的失敗，並不會挫去我第十五次推斷的勇氣，並且覺得這種彈力作用的暫時窒礙，很足以增大我們互相諒解後的快樂。然而想到你「非不得已不可破此慣例」的那句話，不能不教我害怕。親愛的L，你如果有一些可以回我信的機會，你就給我一個信吧！讓我早點知道你所以遲遲不回我信的原因吧。前天我發的信，中間有幾句燥急的話，這顯然於你不二愛的信條，不能尊重。L哥，你不怒我嗎？我們愛情的奠基禮，有你我的良知責任心，忍耐力，參加執行；除去我們自動的去搖動他，天下決尋不着第三人，能搖動他一毫分。我相信我的L，不會孳生

這種不利於我們愛的基礎的思想，比相信我自己還切實，同時我也希望你充分的信任我。

翻翻你十九天前給我的信，警告我別在這嫩涼天氣中起早。L！我入秋後每學須敲過七點鐘纔起身。我向來拿對河的工廠汽笛聲，昨起身的標準，現在已改用隔隣禮拜堂早禱的鐘聲了。我的三個小學生，近來都長的很活潑體面。大芾已考進新制小學五年級；二莠同三藜，功課進步得非常迅速。三藜的英文拼音，不像從前那麼艱苦，常常問我「L先生不久將到上海來嗎？」L！你下次來時，最好帶幾件什麼恩物給他們；他們對你那種純一的歡迎態度，的確有給予恩物獎賞的必要呢。

校事不大辛苦嗎？一星期要担認二十四個鐘頭的功課，無論怎樣，不會不感覺辛苦。下學期能和校長商量，減去幾個鐘頭嗎？請你多多保重。

m上

阿L：

我寫這封信時，手顫得很厲害。我對於你久不回信，無意識的假設了許多理由，竟沒有想到你或者爲了身體上不舒服，所以不能動筆。剛纔荃小姐——就是主人的大女兒，患着腦充血從校裏接回來，臉泛蒼白色，用一個橡皮箍，罩在頭上。我看了不由得想到你的身上。你神經也不很健旺，記得在日本時，鶴山博士曾囑咐你謹防腦病。你近日信扎如此冷落，難道也有什麼病嗎？照我們國中的俗例，說人生病，和詛咒人無異，你不要因此笑我。

荃小姐在學校裏，成績極好。尤富於美術思想。她的繪畫，在校中不斷的取得第一。以前我見他作畫，總是很苦的構思，所以他的畫筆縝密而柔曼。她這一次腦病，未始非因爲他平日構思過苦的緣故。因想到你作舊體詩也常常歡喜刻苦的

鍾鍊句法，這個於腦筋實不相宜，L！願你趕快改了這個毛病。

一共有二十天，沒接到你的信了。在這一星期前，因你不來信而連續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。論理我前一次信上，就應當告訴你；但是我被那無謂的顧忌蒙蔽着，竟不曾說給你聽。L！今天讓我向你忠實的陳訴一下，好嗎？我的主人已喪偶了好幾年，你是知道的。他一向對我說話和做事，總是坦白無隱的做去。近來忽然一切都蒙有神秘而不自如的意味。這件事發生，大概在一星期以前。我教二莖三藜的進行曲，我按風琴，他們在一旁高唱。這時我的主人從他書房裏走出來，立近我身邊，我還不甚留意；不料唱到中間，主人突然將一隻手搭在我肩膀上，我很駭異的回頭去看，主人紅着臉收回他的手。我這有極力做出鎮靜的態度，將這一隻曲子唱完，再看主人，已不知道什麼時候走開去了。L！這是多麼可怕的事！主人品格在社會上早博得一致的信仰。他的地位又和我十分接近。他這次的舉動如果是

蓄意想在我身上，取得一種資格，那這家庭教師的一席，我真不能再幹下去了。離開這裏，暫時又無有歸宿之地，L哥！你看怎麼辦呢？回我一個信吧！我此刻好比是一葉夜行的小舟，飄蕩在大風暴雨的海面上，祇盼望能得着個指明方向，讓我出險的燈塔！你的信便是我唯一的燈塔了。

其餘的話，因手顫得厲害，實在寫不下去。現在我敬以誠意，拿一句話結束我許多沒說出來的話：「願你信任我！」

m 上

(三)

阿L：

今日早間五點半鐘就起來。斷片的感觸，經過一夜的融漾，在我白絨的枕衣上，留下許多淚痕。我最初對於你所抱的憂懼，是怕你「不回信」，此後將要一變而為怕你「回信了」。前天午前，雲姐姐從福州來，和我談起你；知道一星期前，他還

看見你很活潑的在西湖花園裏做公開的藝術演講，可知因身體不健康而信件停頓的一個想象，已竟根本不能成立。——照愛的通例推講，一個人無理由的好久不回信，一旦意外的回了一封信，這恐怕不是什麼好兆。我因此這兩天連那郵差姍笑似的面孔，也不大敢去看了。

荃小姐的腦充血，因醫生趕救無效，延至昨晚竟去世了。荃小姐臨死時，曾略略睜開她的眼睛，那時我和女醫生陸先生坐近他的牀上。他父親一手撐住牀欄，眼望着地不則聲。她（荃小姐）乍看看他父親，隨又瞧了我一眼，朝我點一點頭，微聲說道：「m先生我要求你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她又看了他父親一下，用力說道：「我要求你嫁我父親……我去了。幾個兄弟年紀太小，一切事都不是我父親一個腦筋單純的人，能夠辦得了的，而且父親精神上，亦不可少這種慰安……」……m先生！你能可憐可憐我，允許我這個要求嗎？——！你看，我前此所抱的

可怕的懸想，現在竟不客氣的逼近在我的眼前了。對了這瀕死的人，正言的責備，和婉言的解釋，又都不適用。我當時只好默然不答。荃小姐的父親，眼望着地，也一聲不響。隔過三十秒鐘，荃小姐漸失去她的腦官作用，不能再說什麼。不一會，就此去了。荃小姐的溫柔美麗，和她聰慧的姿質，足蝕入許多時候的感念。她臨死幾句話，雖然很給我一種刺激，但是我並不怪她，我大胆的告訴L，是要我的L了解我現在處境的困難。

歪歪斜斜寫了這幾百字，隔河工廠的汽笛又在放響了。料想你，此刻大概已經從寓所趕到學校裏去了。初秋的曉風，吹在人身上，有一般刻骨的涼意。願你珍重！新近買到章炳麟的幾種學說書，與這封信同時寄上，這也不過是古人玉璫緘扎的意思。你看了這書和見着我面一樣，並願你提出你愛護書籍的一部份精神來，愛護我們一愛的基礎，」別讓他有一些動搖。

m上

(四)

阿L：

我給你的信和離弦的箭一般快，從寫信到送信中間，只相差十幾分鐘。我想就寫，寫了就寄，不留一點猶豫的機會。所以我信中的文氣祇有錯綜，歷落，無統系的毛病，很少模稜的話。你可以在我迭次所寄的信裏，看出我對於你久不來信，是何等憂慮。

我以前前進的目的祇是一條路，路的終點便是我們共同願望的終點。這條路雖不十分好走，然而祇有一根路線，好歹用我們的毅力去作，總有達到終點的一天。如今壞了！半路上忽然發生障礙，硬把這條路，分出左右兩條路來。我自家知道，我富於堅毅無畏的精神，却缺於審察決擇的能力。萬一我在這兩條叉路中走錯了一條路，那就不能達到我們共同願望的終點了。那時懊悔也來不及了。

雲姐姐會勸我，說我們相愛的那麼深切，無形中自寓有一種微妙的持久精神。不會因為信件의 疎冷，就生了什麼變化。我說不對，信件往返的疎密固然不能作為我愛情變不變的標準；但是你過了二十三天不回我一封信，無論怎樣，不能承認你的愛情還始終如一。同時我也很感激你。你不願意和我繼續愛戀的生活，給我這個「不回信」的暗示，這正是你爽直的地方；不然你隨意寫幾封心口不一樣的纏綿的信，暫時哄着我，並不是難辦的事。你為什麼不做呢？

主人的態度，近來益發神祕。他自基小姐死後，已好些時候不和我共飯。他在喪女的悲哀中，時時露出想建設別個新生活的意念。他見了我，已不像從前那麼不自如的樣子，而行動却格外令人當心。我因雲姐姐說，音樂能衝動人的情感，已不大敢弄那些樂器。幸虧二更三黎兩個孩子，讀書很是勤敏，靈活的小嘴，常常說出些有趣味的話，還勉強可以作我孤獨中的安慰。此外有許多事，應當循例向你

報告我第一時期的文學書，早看完，此後想在嚴復譯的名學上下一點功夫。我種在籐架子下面的白薔薇，是英國種，你起初怕他種的不得法，不能如願開放，現在都已很燦爛的開放了。我喜歡吃鹹茶的惡習，漸漸的改去，昨日所喝的茶素分量，大約只有從前的十分之四。這件事早就想告訴你了。

我對於「將來」已擬有一個完密的計畫在這裏，必要時我預備辭去這個家庭教師的職務，依照我的計畫，決心的做去。至於做去後的結果，是什麼樣子，我不願意想，不忍心想，而且也不敢想。

離弦的箭，又有一枝射到你眼前了。我對於你，雖然很固執的懷疑着，可是一細想到我們以前相愛的情狀，向你不能不抱一種無盡的希望。親愛的！！看在上天面上，看在「以前的我們」面上給我一個信吧！給我一個滿意的信吧！

m 上

離 弦 箭

茉莉橋畔

曹夢魚

月亮在階沿上瀉著一片銀光，從玻璃窗中望出去，又好似殘雪未消的樣子；陡的便因春寒料峭而使人覺到了微微的冷顫，雖然這時已在花朝之後，庭前一株像淚痕被面的美人底可憐一般的梨花，也快憔悴與零落了！

枯坐而正感著乏味的枕流，立刻就向一樣枯坐著的朋友們，提出了一個動議：

「如此良宵，怎麼就輕輕地蹉跎了過去呢？我們不如出去散散步吧。」

「那末上那兒去？」性急的風翔接著問了起來。

「我說：許久不到明珠湖邊去走走了，那邊有兩岸的垂楊，一泓的春水，尤其是茉莉橋畔，呵！真的，詩情畫意般的風景咧！何況又是一個月明之夜，最宜於散

步的地方，莫甚于此……」青霄還待說將下去，

「好……好……」大家便哄和著：

「唔……唔……」惟有霜華嫵嫵地提不起興致，

一剎那後，霜華隨著枕流風翔青霄已慢慢地走到了明珠湖邊，茉莉橋畔，他們在路上，都是有說有笑，他們從時事而文藝而戀愛，甚至于關於女人底一切，只是浪漫而沒有遮欄般談著，惟有霜華，依然嫵嫵地提不起興緻，他固然一言不發，但還不住微微的唏噓。

有詩情畫意的茉莉橋畔，霜華是曾經甜醉在裏面過的；然而，一切都是依舊，垂楊新披上了鵝黃的舞衣，因風而顯示它底輕盈婀娜的舞態；一角小樓的中間，透出了微弱的燈光呵！只是霜華底愛人，却不知飄流到什麼地方去？的確，他底

心靈，怎不如一泓春水般一波一疊似的起著盪漾呢？

他們都在萍橋上的石欄上坐了下來，依然是有說有笑。霜華他只望著那一角小樓而悵惘，他只對着粼粼的逝水而嘆息。

青霄好似看出了霜華底心事一般，就停止了他底縱談，回過頭來，瞪了霜華一眼，接著，又微微地笑道：

「霜華，你在幹甚麼？」

「不……不……但我好似失去了一件東西，」霜華急不暇擇地掩飾著：

「失去了什麼？」性急的風翔追問了一句：

「霜華，呢帽在你底頭上，手杖在你底身旁，絲巾在你底袋中露出了一角，你和出門的時候一模一樣，你一切都在，你失去了甚麼呢？」枕流對於霜華，却只是

調侃。

「唔……唔……我一切都沒有失去嗎？」霜華底蒼白色的臉，頓時飛起了薄薄的一層紅雲。

他們都靜默了下來；——固然，霜華已失去了他底愛人了！他一向把一切只是諱莫如深，雖然朋友們也曾約略知道一二，這……這許使朋友們要遺忘了咧！因為那已是三年以前的一回事了！

機警的青霄，終於又猜中了霜華底心事，于是他說：

「霜華，不錯，你果真失去了一件東西咧！不這是你所獻給度小姐底一顆心嗎？」

「哦……度小姐……」枕流底腦海中立刻湧現了一個亭亭倩影。

「霜華，你會和度小姐發生過戀愛嗎？但現在——她不是已嫁人了嗎？」性